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紀七

起柔兆敦牂盡強
圍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

悅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穴城解鹽三戍兵反應杜

洛周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

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

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初魏廣

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

所信任會恒州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杜洛周反五原降戶在恒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
書求還洛陽魏以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
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五原降戶鮮于
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引
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靈丘聞定州危迫
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
不聽津手劒擊之被走得免津開門出城斬首數百
賊退人心少安詔壽以津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
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
間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戒嚴 魏

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相
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
牧子於河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
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
同三司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
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
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豈魏國不亡此終不
死紇脅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
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教我葬倫因振衣而起太
后默然 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 杜洛

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歸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義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雙獲免徵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暕

之南還以求略上借禮遣之寵贈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爲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爲給事中栗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殮一宿皆賞之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爲之備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臣䟽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自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三
五百下
徵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徵非但害臣而已
從臣將士有勲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
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
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
之如親戚徵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
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徵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
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徵與中書舍人
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
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帥眾棄城奔
定州 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為都督討汾

州反胡

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眾反自號始建王

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為討蜀都督別將河東薛

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詔以脩

義為龍門鎮將

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為東平王頃

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為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

相埒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杜洛周遣都督

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

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

三千餘級洛周帥眾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

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上聞淮堰水盛壽
陽城幾沒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
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黎陽 八月癸巳賊帥
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
自立 魏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
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榮怒舉兵
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
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恒州平城之
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
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

中大將軍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

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
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牛邏輕騎掩擊章武
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
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
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
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榜尚書
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
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
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榜下自稱于謹有司以

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謚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參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

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 天水民呂伯度本與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

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請之曰毀不滅性况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夏侯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魏齊州平原民劉

樹等反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為將討平之 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

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僕射

辛未上祀南郊 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爲司徒

儀同三司蕭寶寅爲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

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

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

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

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

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

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

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

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

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

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

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

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

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

史畢祖暉戰没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

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千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
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
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
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
楊侏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効遂擒送
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
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侏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
斃其衆遂潰侏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
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
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

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
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
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
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
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
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
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
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
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
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

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為
 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
 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將軍
 彭羣王辯圍琅邪魏救青南青二州救琅邪司州刺
 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
 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夔擅之弟之禮邃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
 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
 景伯窮捕擒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
 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

具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
 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
 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
 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
 孝聞景伯法壽之族子也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虞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
 將軍成景雋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崔孝芬為
 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義黨與盧同等俱
 除名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

四三
姬戚奈何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孝芬
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
聞者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
色景雋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
擊之景雋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
嚴會奏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
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
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
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
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 魏齊州廣

川民劉鈞聚眾反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頃自署大
都督屯據昌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
趙顯德 巳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
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魏蕭
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
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
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
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
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

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五月丙寅成景雋攻魏臨潼竹邑拔之東宮直閣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欽斬魏將曹龍牙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

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氣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舉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曷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北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己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

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彭羣王辯圍琅邪自春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勳之子也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安樂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

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

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元顯伯霄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旣遠必

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嚙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

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
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魏九城皆潰追擊之俘
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蕭寶
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
中立功自効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
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屢年糜費不貲一旦覆
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
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
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効悅
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
聞之謂爲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
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
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鰥一子不
鰥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
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
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
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
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
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
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

遂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
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
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
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
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
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
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
相白者恐阻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
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
荆棘必生於齊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

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已用聽還武功甲寅
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
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
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
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
狼狽而歸以姜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
達爲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
寅以惠達爲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
走趣白馬山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
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

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
寅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
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
孫討之 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
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置西徐州 葛榮圍魏信都自
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旣
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
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
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
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
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行行臣請
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
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
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
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
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秦州民駱超殺杜粲
請降於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亮檢校上護軍賜紫袋烏馬光奉勅編集

梁紀八 著雍治
灘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

人內于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
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
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
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
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乙
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旣而捨之瀛州
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
詐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蕭寶寅圍馮翊未
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
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

而賊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
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
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
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
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
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
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
能使人河東治在蒲阪西逼河濬封疆多在郡東脩
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
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

其孖彥與倭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倭聲言
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
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
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
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
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
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
稅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實而
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莫定擾攘官
謂之絹不復可收惟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

年之中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
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
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阪一失鹽池
三軍乏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
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
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
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還
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
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
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

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
奔万候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二月魏以長孫稚
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
西道行臺 羣盜李洪攻燒鞏西關口以東南結諸
蠻魏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關
口南遂平之 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魏靈
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
賊蠶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
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
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
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
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
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
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
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
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
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
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
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

竒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群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群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二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

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群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

通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

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問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

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
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
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乙酉魏葬孝明
皇帝于定陵廟號肅宗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
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
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
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
等遂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
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
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

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符紇獨曰爾朱榮小胡
稱兵向闕文武宿衛是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
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
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李明鄭
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
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
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
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
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
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

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主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
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
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
門取驕驢殿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
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
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
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
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
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
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成

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
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
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
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
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
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
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
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
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
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

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

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叅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

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
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
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
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
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
城卽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
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
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
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
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

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
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
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
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
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
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
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
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
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
違都官尚書元譔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

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諶諡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為太師北海王顥為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為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為司

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殿中尚書元諶為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冲之子也以帝舅故得超拜徐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季產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泰山鄭儼與從兄榮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鎮焉改魏郢州

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夔進攻毛城逼新
蔡豫州刺史夏族亶圍南頓攻陳項魏行臺源子恭
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 柔然
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
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
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爲僞彧表啓
獨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魏北海王顥
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
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
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

推李神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

帥左右來奔密琛之從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儁

南荊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 五月丁巳朔魏加

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

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

也 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

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

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

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

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

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
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
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
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
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呼將相卿士
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
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
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溫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
一有嗔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
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

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邳陰榮令元
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
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
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 丙寅魏主詔

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
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
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
郡縣維那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
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鄴惲拒守不從乙亥子鵠
拔平陽斬元珍及惲元珍挺之從父弟也 將軍曹

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胄仰天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癸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 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彧還魏以彧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 魏貞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

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

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眾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志徐紇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

也密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魏以侃為驃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將軍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續靈珍擁眾萬人攻蕃城以應梁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滅之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

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
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
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
兵分督將士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
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
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
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
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
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
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丁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
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
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
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
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
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
榮已滅乃皆罷兵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
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
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乙亥魏大赦改元永
安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

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王以楊椿
 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
 主御閭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
 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丙
 申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
 為太原王榮國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葛榮之功
 也 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魏使征虜將軍韓
 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李叔仁擊杲於惟水
 失利而還 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為魏所

擒荊州之圍始解 元顥取魏鉅城而據之 魏行
 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徐
 紇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紇遂來奔暉
 等圍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
 侃潰圍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
 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
 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於此為別各拜辭而
 去魏復取泰山暉勁之子也 戊寅魏以上黨王天
 穆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襲并州刺史 十二
 月庚子魏詔于暉還師討邢杲 葛榮餘黨韓樓復

據幽州反北邊假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
為大都督鎮中山樓長勝威名不敢南出



